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洛夫的“人研究”

弗罗洛夫院士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研究的组织者、开创者，为苏联哲学人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了“多方位综合研究人”的方法论原则，终生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为苏联哲学人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他利用其作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为苏联哲学人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条件，因而大大加快了苏联哲学人学研究的步伐；他亲力亲为，撰写了大量关于人的著述，组织编撰了“人”百科全书，创办了《人》杂志，建立了“人研究所”。

岳丽艳 著

广东商学院学术文库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弗罗洛夫的“人研究”

岳丽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洛夫的“人研究” / 岳丽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004 - 6963 - 6

I. 建… II. 岳… III. 弗罗洛夫 IV.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人研究 V. G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0660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高丽琴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3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5

印 数 1 - 6000 册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尚德

岳丽艳这部著作对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洛夫院士的人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这是一个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十分可喜的理论收获。虽说苏联已经解体，本来意义上的苏联哲学也已不复存在，然而，苏联哲学家们的理论成果却不应忽视。何况，人研究本来就是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弗罗洛夫院士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的组织者、开创者，为苏联哲学人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了专门从事哲学人研究工作，一经投入，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他提出了“多方位综合研究人”的方法论原则，终生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为苏联哲学人研究指明了方向；他利用其作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双重身份，为苏联哲学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条件，因而大大加快了苏联哲学人研究的步伐；他亲力亲为，撰写了大量关于人的著述，组织编撰了“人”百科全书，创办了《人》杂志，建立了“人研究所”。可以说，弗罗洛夫是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工作。当我读完这部著作后，深感欣慰的是，岳丽艳能为弗罗洛夫树碑立传，是找对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极富理论成果的课题，也找对了这个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弗罗洛夫应该写，也值得写。

弗罗洛夫在终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中，突破了苏联哲学对人的问题研究的传统框架，在捕捉时代课题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新的生长点意义的理论问题上，做到了与世界哲学同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理论做出了全面继承与发展。

第一，弗罗洛夫的人研究是在高科技革命背景下对人的发展的一种全

新解读。弗罗洛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对人的本质探讨，尤其是对影响人发展的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的全面研究，提出人的本质是“自然生物因素以社会因素为中介并被其改造，人的本质与存在在其发展中统一”。弗罗洛夫将科学的实证性与哲学的思辨性有效结合，克服了孤立地考察人的自然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等理论问题的狭隘的研究方式，把人—自然—社会“高度契合”视为总体，对人展开全方位综合研究。其特色是依靠实证科学，运用哲学思维，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要求科学和社会保持一致性，把关于人的自然科学认知与社会学认知统一起来，构建了对人进行全方位综合探讨的人研究体系。

第二，弗罗洛夫的人研究的主题是：人、科学和人道主义、人的未来。弗罗洛夫的人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应该说，由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是一个有机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关注人的未来发展为中介，呈现出辩证作用性、等级从属性和整体依赖性，因此，朝向未来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略，一定要通过科学的、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途径而获得。全球性问题发展的总趋势和完全解决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共产主义的实现相一致的，也同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新人”培养亦步亦趋。由此，弗罗洛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依据极其丰富翔实的资料 and 现代科技发展的事实，把人、科学和人道主义综合起来解决人和人的未来问题，即在综合生物学知识与社会学知识的人的本质新论的基础上，提出科学人道主义范畴，在“生物学世纪”向“人的世纪”的发展中实现人的个体向个性转化的人的未来的新论，这充分体现了弗罗洛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内涵与意义。

第三，弗罗洛夫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人学“是一门科学”的论断，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科学知识的发展归根结底将导向统一的人的科学的建立。科学地研究人，不仅必须研究它的每一个个别方面，同时要在动态和发展中科学地分析这些个别方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弗罗洛夫建立关于统一的人的科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具体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研究的认识论领域及方法论原则。

诚然，弗罗洛夫的人研究方法和理论还有待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与证明，但他开辟的对人的认识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对人的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对的人问题的综合研究日益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课题，弗罗洛夫的人研究为我国学术界的人研究不断进展自然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写于中山大学蒲园

引言

自从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前出现“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来，无数哲人智者都在苦苦思索人之奥秘。诸如什么是人；人在世界上生存，其使命是什么；人如何保全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未来；人类将做出什么抉择；未来文明的“新人”如何形成以及人生的幸福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有关人和人类以及人的未来发展的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哲学家的理论视野，甚至成为某些哲学家探讨的问题核心。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意义问题涉及人类精神哲学的根本性质，涉及哲学的人类学根据。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则把这一铭文更进一步拓展：“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①

时至今日，随着世界各国社会改革日益深化，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其中主要由科技发展引起的全球性问题却异常尖锐，人类这一群体本身所遭受的各种疾患和不幸侵袭，即关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哲学界的理论热点。东西方哲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虽然门类繁多，但都打着“回到人那里去”的旗帜。从哲学上理解和反映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人的现状的、真正属于人本主义传统的是存在主义和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着重考察人的独立自主性，关注人的纯粹主观性，力图从个人存在本身来解释人和人对周围世界的意义，它自诩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哲学。也有一些哲学家还依据现代生物学、遗传学、

^① [德]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心理学的最新成就，强调人的自然生物存在，提出把人生物化的极端主张，这是生物主义流派的主要观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确实已在人面前展现出诱人的前景，关于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种种预测和假设应运而生。“人类 21 世纪”国际学术中心的学者、“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考察现代人和未来人，并提出各种“未来设计”，在提交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中，既有矛头针对现代科学进步的悲观论调，也有把人的自然本性绝对化的乐观结论。可以说，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交相辉映，衬托出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未来学的哲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必须改变人本身、改变人的意识、道德、教育等问题上，认为这是包括科技变化和社会变化在内的其他一切变化的前提和条件，强调未来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一定会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的本性。

人的现实问题和对人的未来的预测，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人的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是在两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连的层次上进行的：一个层次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围内对人的理解的一般哲学原则；另一个层次是运用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人的问题。人本主义的研究方法并非唯心主义哲学的专利品，它是理解人和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除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存在物和对对象性活动存在物的一般哲学原理之外，运用人本主义研究方法，就是注意研究人的存在的个体形式，关注主体能动性，研究人创造的客体形式，弄清楚人的主观创造因素在这些客体形式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估计到人类个体既受社会性因素制约，又受自然生物性因素影响的特殊性，避免了只谈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本质，而无视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特点及欲望的单一思维方式。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人的问题上也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可以相互补充的原则和方法。

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改革的时代，“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研究人类个体存在形式和个性特点尤为重要。个人要切实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改革中来，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必须有完全自觉的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完成什么使命与任务，总是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和自己的特点来展示自己，即把发展、文化、价值、人、人的主体性、生存、交往等作为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体现出现代哲学关注人的生活世界的倾向。因为个人进行任何一种活动都表明

了他自己的需要、动机、精神面貌和自己独特的目的。个人在生活的重要关头需要立即做出个人负责的自由选择和决定，这时首先依靠的是自己固有的力量和可能性。人固有的力量和可能性是什么呢？这正是需要哲学家来加以阐述的。哲学家应该更多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运用人本主义研究方法来说清楚人对自己生存的客观领域的态度、人内心自觉自愿的精神道德活动的规律性和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营造一个精神家园。如果不考虑人的社会历史本质和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制约性，就不能真正理解人和解释人；那么，不注意认识和研究人的个体生命活动的种种不同形式及人的自身创造活动的因素和根据，离开与人的联系，同样也不能真正理解这些客观现实领域，所以必须从人类个体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进行辩证的观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考察人的问题上重新重视运用人本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俄罗斯苏联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罗洛夫对生命本质和人的未来之谜的解答，并不局限于对前人及同时代人的观点的评述，也不止于做出推论和得出结论，而是立足于提出“新问题”。他对人和人的未来问题进行了极为宽泛的考察，多层次、多侧面、纵横交错地综合研究了整个问题的提法，对问题做出了探索性的分析和解答。他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从社会文化、自然科学与道德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入手，在生态学、人口学、生物工艺学、人类工程学、基因工程学、人脑潜能、人工智能等具体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人和人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弗罗洛夫面对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文化领域中层出不穷的新成果，进行了深入思考，表现出了巨大的理智主动性和精神积极性。他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不仅要科学地提出有关人的未来展望问题，而且要在读者面前敞开科学实验和科学讲座的大门，使读者在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人口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和文艺活动家的热烈讨论中真正理解人。

目 录

引言/1

绪论/1

第一章 研究的起步/10

- 第一节 呼唤独立的人研究/10
- 第二节 与时代同步/16
- 第三节 哲学发展之约/19
- 第四节 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继承/21
- 第五节 意识形态化的突围/39

第二章 人是全方位的存在——人研究运思基点/44

- 第一节 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的批判/44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说的解读/57
- 第三节 对人的本质的透视/70

第三章 多学科综合探讨——人研究运思范式/83

- 第一节 多学科综合探讨范式的提出/83
- 第二节 人研究的方法论要求/90
- 第三节 多学科研究与文化的融合/93

第四章 人研究主题/109

- 第一节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人/110
- 第二节 人道主义理想及其命运/120

2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



第三节 人的两重未来/140

第五章 科学系统的中心——统一的人的科学/177

第一节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的理论背景/177

第二节 建立统一的人的科学的组织推动/187

第三节 现代科学与人研究/191

第四节 三个层面上的评价/193

结束语——弗罗洛夫的人研究与中国人学/202

文献综述/210

参考文献/216

后记/228

绪 论

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1929—1999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曾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戈尔巴乔夫的哲学顾问。他长期担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主席，并兼任《共产党人》、《真理报》主编，是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苏联时期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政治活动家。他的学术造诣深厚，在生物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问题、科技进步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和当代科学伦理学，尤其是在生物伦理学以及全球化哲学问题等领域，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而闻名于世。他提出的把人作为完整的科学客体而进行综合多学科研究的观点，为国际社会所认可。

弗罗洛夫，一直活跃在国际哲学界舞台上。曾任国际哲学学会联盟第一副主席，第八次逻辑、方法论、哲学科学国际大会及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组委会主席，国际组织——“和平生态圈”成员，国际科学史科学院名誉院士。

弗罗洛夫是新的科学研究方针的创立者。他的创作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其中心论题是“人”。由于他的努力，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取得了人道主义研究的新进展，使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弗罗洛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获得了俄罗斯哲学界的肯定。从1990年起，俄罗斯科学院开始编写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研究资料丛书，2004年该丛书正式出版了弗罗洛夫专辑。该专辑主要是哲学界名家对弗罗洛夫的回忆、评价、研究的文集，并附有弗罗洛夫的生平纪事及著作、论文目录。这本文集对弗罗洛夫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学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自己的创作改变科学内容与观点；第二种是把学术的创造性与组织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创作思想和

纲领现实化，以利于推动科学的发展；第三种则既是科学研究方向的奠基者、科学活动的组织者，同时自身又是著名的科学家，这些人不仅能预示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掌握社会科学活动发展的方向，而且能为新思想的诞生创造出社会文化氛围。弗罗洛夫属于第三种类型。

弗罗洛夫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48年考入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哲学系。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对生物学和哲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在生物学教师的引导下，他阅读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这为他日后致力于将生物学和哲学相联系的研究道路确立了方向。无论是哲学副博士的论文《决定论与目的论——有机体合理性问题的阐释》，还是博士论文《生物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完全反映出了弗罗洛夫的研究兴趣。

20世纪60—70年代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弗罗洛夫担任了《科学》、《哲学问题》、《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共产主义和工人党的国际性杂志）杂志编辑工作。在弗罗洛夫任《哲学问题》杂志主编的日子里，该杂志成为生态学、哲学人类学、科学、人、人道主义、人的生物与社会本质等一些前沿问题讨论的中心。由他本人参与并倡导的人研究冲破了苏联哲学政治化设置的许多理论禁区，在当时的苏联，这样做是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的。由于弗罗洛夫的创造性工作，哲学界一致认为他是一位“真正哲学家”，而不是那种“唯命是从”的“官方哲学家”。在他领导杂志期间，从所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立场是宽阔而又自由的。弗罗洛夫以自己的行政权利赋予了人们一种舒适自由的创作氛围，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弗罗洛夫被委以组建苏联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和社会问题部的重任，并担任该部主席近二十年。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他最活跃的时期，充分展现了他的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活动家的才华。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著作和论文，策划并主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第八届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国际代表大会及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在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他做了“转型时期的人：哲学前景”的主题发言。由此，不仅揭示了他的理论研究的背景与主题，而且表明了他从事人的问题研究的决心。

1991年苏联解体后，弗罗洛夫返回到科学院工作，在这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俄罗斯科学院人研究所，并亲自出任该所所长职务。他长

期担任《人》杂志主编，直到1999年11月18日在中国访问时溘然长逝。

弗罗洛夫的哲学研究视野很宽，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哲学问题到生、死和永生的重大人类生存问题，从科学人道主义到全球性问题的哲学思考。他的著作引起广泛的国际影响，比如，《生物学研究方法论概论》、《生物学方法论体系》、《遗传学与辩证法》、《现代科学与人道主义》、《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科学的前景和人道主义》、《科学进步与人类前景》、《生物学的辩证法与道德》、《人的前景》、《全球性问题的本质与认知》、《全球性问题与人类的未来》、《人的生、死与永生》、《哲学与遗传史——研究与讨论》、《论人 and 人道主义》，等等。他一生共出版了专著3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其中大部分著作被欧美和中国等国家翻译出版。

苏俄哲学人士和国际哲学界的一些著名哲学家一致认为，在弗罗洛夫终生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其标志性成果是关于“人”的全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即对人全方位综合探讨。他从三个方面实实在在推动并活跃了苏俄哲学对“人”的研究：提出了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阐述了人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组建人研究的科研机构。

在弗罗洛夫领导下，苏联著名哲学家集体编著了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的教科书《哲学导论》。《哲学导论》为全苏哲学界把“人”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做出了榜样，起到了“引路”的作用。接着，他亲自组织编写出版了全俄第一部《人辞典》。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就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组建了人学教研室，创办了《人》杂志。

在对人的整体研究过程中，弗罗洛夫以多重身份、多种角色出现：他既是哲学家、科学家，又是科学的组织者、教育者以及社会活动家。他充分利用多种角色的优势，奋力推进苏俄哲学界对人及其存在的研究，可以说，他为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发展、俄罗斯人研究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弗罗洛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坦言，自己的一生与人的研究密切相关，始终在“人”的周围生活，换句话说，“人”是其科研活动的核心。难怪有人把弗罗洛夫的一生概括为“三个人”：《人》杂志、人研究所和《人辞典》^①。

^① М. А. Мануильский, три “человека”, В. С. Стёпин: 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 – Очерк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1, С. 265.

1999年第8期《哲学问题》刊登了记者对弗罗洛夫的采访。在这篇采访中,弗罗洛夫不仅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同时也提及了他作为学者、组织者和政治家的道路问题,即一生都在关注哲学前沿和俄罗斯的命运^①。“弗罗洛夫希望,哲学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②“哲学有着难以置信的地位:是最特别的一个专业,同时在完整性和多样性上最具有特别的文化自我意识……弗罗洛夫的生命功绩值得肯定。他不仅较早地意识到了哲学在现代生活中的特殊作用,而且为它能在生活中实现而付诸努力。”^③虽然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哲学的功用是哲学自身或早或晚都要表现出来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弗罗洛夫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弗罗洛夫的哲学生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一般科学研究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包括生物学认知的方法论,特别是新技术和生物学、遗传学和伦理学相联系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他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和大的背景紧密相连,这就是对人类的全球性生产活动与自然的人类学基础相矛盾的考察。

第二个时期是弗罗洛夫将科技进步与当代全球性问题紧密结合的研究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可以说,这个时期,他的研究和罗马俱乐部的活动是同步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弗罗洛夫针对全球性问题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他强调指出,单纯地依靠技术手段并不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首要的是明确社会发展的优先权是经济为了人而发展,还是人为了经济而发展?这是为实现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的目的,必然要做出合适的发展道路和道德的选择。

第三个时期是人研究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弗罗洛夫认为,对人的问题的解答,不能单纯从哲学角度来研究,而是与所有涉及人的学科的研究成果相互渗透来研究,从而走出一条探寻新的方法论原则的研究

① В. А. Лекторский, Фролов и 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99. №8.

② В. С. Стёпин: 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 — Очерк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1. С. 3.

③ И. Т. Фролов: Жизни и Познание. М.: Наука. 2002. С. 99.

之路。简言之，弗罗洛夫把人作为现实的、完整的人来研究，开展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弗罗洛夫集中探讨了人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体系，建立了科学的、伦理的和新（现实的）人道主义实践为基础的人研究原则。弗罗洛夫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组织成果足以证明，他无愧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研究的开拓者和探索者^①。

弗罗洛夫所经历的三个不同的研究时期，实际上体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和主题。从宏观上看，贯穿于弗罗洛夫毕生哲学科研活动中的不外是三大类哲学问题：一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永久性”问题；二是具有发展前景的问题；三是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现实问题。弗罗洛夫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没有离开唯物主义辩证法。他坚信：哲学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是科学的，而科学想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是辩证的。要解读人和人的未来的奥秘，必须依赖现代科学的进步，因此应当建立科学和哲学的联盟。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弗罗洛夫对人的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确立全球性问题下“完整人”的概念；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探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开展对资产阶级人学观点的批判。^②所谓“完整人”，不是指人的一切规定的简单而机械的综合，而是指人的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特征的总和，即把人看作是理论活动、整个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的主体。确定研究“完整人”的方法论只能在哲学的高度进行概括，而不能是个别学科把关于人的材料进行合成。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它包括发展的条件、发展的特征、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前景等一系列问题。弗罗洛夫的专著《论人和人道主义》、《全球性问题条件下的人和人的未来》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代表作。对资产阶级人学观点进行批判，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在批判的同时，吸收其合理的部分。

当时，苏联哲学界对人的问题的讨论，有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紧密联系社会发展规律，阐述人的问题，这一构建发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第二种是从人本主义角度考察人的问题，着重阐明人的存在、人的个性及全面发展、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

① Г. Л. Белкина, С. Н. Корсаков,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 М. Наука. С. 12 - 17.

② 李尚德：《苏联社会哲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人的未来等问题；第三种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弗罗洛夫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提出的构建，它是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中考察人的存在和发展。人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综合研究而形成人的问题的独特理论研究框架。弗罗洛夫提出的理论符合了理论对于人的问题的探讨趋势，顺应了时代潮流，这种构建日益深入人心，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国际理论界，逐渐处于领先地位。

他着重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涉及人研究的科学伦理、生物伦理学的研究与创建，成为该学科的奠基者。他在《关于人和人道主义》中提出了在现代科学中由科学和社会进步所导致的“人的转变”的认识论、价值论和社会实践原则的内在统一，将科学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弗罗洛夫把全球性问题理解为“社会伦理”、“人道的人”和“人道化的科学”，这种科学有力地把握创建人的技术与工艺学，这对于人类是一件幸事。弗罗洛夫潜心研究这个“新思维”观，在苏联转型时期得到了部分实践。弗罗洛夫指出，科学的社会化和人道主义化允许“生物学时代”转入“人类学时代”，形成统一的人的科学，这就需要为了人类的发展而战胜自然科学和社会人道主义的二元对立观点，他从马克思主义前提出发，生物学在人的“绝对运动的形式”下转化为社会学，进而力图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实现“高度契合”。

弗罗洛夫是俄罗斯生物哲学流派的创始人。创建生物哲学不仅对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他后来创造性地卷入苏联哲学人研究洪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他在自传中写道：“使我作为哲学家，在我的整个活动期间为之激动，并且至今还在使我激动的一系列问题都包含在‘生命与认识’这两个词中。”探求生命及其认识，是生物哲学的基础工作。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主要从事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对生命领域的哲学认识“何以可能和如何进行”这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独到的回答。弗罗洛夫认为：“对生命认识的规律性、生命的本质特点、生命继续发展的方向和途径作哲学的分析，不能归结为对生物认识的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根据的揭示，不能归结为揭示生物认识的原则

^① И. Т. Фролов: Жизни и Познание. М.: Наука. 2002. С. 5.